

V 21.02

永川文史资料

1986年1—6期

第一期

(总第七十四期)

794—798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二月廿六日

人定胜天——抗旱抢种杂交晚稻夺丰收

唐继林 12.134

解放前的慈善团体“永川十全会”

曾沛甘 林建华 12.165

人定胜天

——抗旱抢种晚稻夺丰收

唐继林

1978年青峰乡秋旱时，把原来的大正沟冬水田都种上了小麦。次年初，夏雨来时小麦未熟；收割后继续月余无雨，1万多亩麦干田缺水栽秧。常年中稻栽插时期已过，眼见饥馑将临，乡村干群忧虑万分。区县领导面临此一严重情况，乃由中共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吕祥发、县人大副主任李德恩、区委书记唐继林等亲临第一线，并带去区委宣传委员龙俊扬、区农技站站长罗以良、区农机站副站长唐祖德等在该乡蹲点、组织抗旱。随即在青峰召开有粮食、财政、农资、农机、水电、种子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议，研究抗旱具体措施。决定由农机部门筹调抽水机，农资、种子部门筹调肥料、柴油和良种，准备使用。

会后，很快，由各地调来抽水机200台从五路抽水灌田，加紧犁耕，将育就之秧苗抢种下去。五路的取水点和灌漑地区为：一路从青峰水库引水到七、八村；二路从东面大雨乡麻柳河抽水到十二村；三路从南面水磨乡观音桥河内抽水到三村、十四村；四路从西面来办镇关门山水库引水穿过来仅多到大村；五路从北面水磨乡小安溪提水穿过西北乡经十多公里到一村、十二村。这样连续抽水20多昼夜，把青峰水库和观音桥的河水都抽干了，只解决了抽水先到的边缘地带，计抢栽了6000余亩麦干田。而腹心地区的二、四、五、九、十五村的麦干田仍干涸待水耕种。蹲点领导和村乡干部、群众进行会议，研究措施。决定先将高榜田、望天田3000多亩改种红苕和其它旱粮；将正沟大田种一季晚稻。若一并种上红苕和其它旱粮，待到七八月份大雨来时，一经淹没，将无收成，且贻误补种时机；只有下决心改种一季晚稻才是唯一路子。

既作决定，就得及时进行晚稻选种育秧。因为原准备的中稻秧苗已含苞抽穗了，根本不能再用。重新培育晚稻秧苗，选种问题十分重要。他们过去的经验，老晚稻品种产量低，亩产只有300—400斤，不能挽回旱灾造成的中稻损失。县委领导乃通知县种子公司清查仓库，调来了当时最好的、适合做一季晚稻良种的矮优2号（即新制的杂交晚稻品种）600多斤，供应使用。通过村干部会，有计划地安排分配到社队，要求他们保证精心培育粒粒育秧成功。

若用常规办法育秧，需水量大，就采取需水量小的沙土育旱秧办法，来解决问题。无沙土育秧的队把黄泥土块碎细，再用连枷打成细灰育秧。在二村、十五村计划栽一季晚稻的面积大，而宜于育旱秧的空地都用完了，尚差部分育秧地。区农技站站长罗以良乃与群众研究，创造了院坝、竹林、麦箕壳育秧办法来解决这个无地育秧和夏天育好旱秧的困难。因为院坝、竹林荫蔽，水分蒸发量小；麦壳浸湿后不易挥发；且簸箕等盛秧器具移动方便，哪里荫蔽即可移回哪里。

6月底7月初，以常情而论，正是早稻收割时期，可老天却下大雨。旱区农民抓紧时机不分昼夜抢犁抢耙，整好水田，施足底肥，把育成的旱秧并进行过假稻面分犁很好的秧苗适当密植下去。这次共计补种秋季晚稻4500余亩。

栽后，田间管理精细，追肥及时，虫害预为防治，稻苗长势良好。9月初扬花抽穗，谷吊大而长、子粒饱满。地委白兰芳书记、县委王海亭书记多次到该乡视察指导。同月中旬省委书记赵紫阳来永检查工作，在县委书记王海亭、区委书记唐继林、乡党委书记杨华全等陪同下亦到灾区视察，了解了抗旱经过，详细询问了晚稻品种的选择和育秧种植的方法，并采取了谷吊标本。他赞扬青峰人民有志气，县、区、乡党委能因势利导、趋利避害，领导群众抗灾夺丰收成绩卓著。

青峰乡种一季晚稻夺高产的消息被省、地领导传出后，江津、永川、泸县、荣昌、大足、铜梁、璧山等县都组织所属区乡领导前来参观学习。

这年所种的4500多亩一季晚稻，普遍高产丰收。晒干扬净后大面积平均亩产700斤，比常规中稻每亩多收300斤左右。仅此一项就增产了145万斤；加上平粮（折合稻谷计算）增产160多万斤，合计全年增产300多万斤。抗大旱的一年，成了青峰乡历史上增产最多的一年。

解放前的慈善团体“永川十全会”

曾沛甘 林建华

永川慈善事业，清代县衙即有赈济孤贫、养育弃婴开支项目。其组织性质为民办公助，先将少数公田收入，划为常经费；继将官膏（鸦片烟）店所获余利拨出部分补~~充~~其具体负责人选，由地方推举好善乐施之人组

到给以救济之。十四年，县府再订例，请是项平糶。县令汪复由官藏店盈利中划出若干以补助经费。这笔补助金交商会存人商号生息备用。民国二年永川救济会停办，县府指令县商会接管其事，并重组会社承办。该会董事有曾仁台、余永顺、郑松茂、李松盛等人组成。这届接管公田累年抗，其租谷收入全部用作事业开支，每年年终除列册呈报县府备查外，还将收支情况张榜公布。该会先核定受赈孤贫者80名，育婴者（母子）60名，前者每月每人领制钱400文，后者领600文。后因求助者日增生活费用日高，乃重核受赈孤贫至100名，育养婴儿至400名，前者每月每人领制钱800文，后者领1200文。每年公田租金不敷事业开支部分，由董事募集或分摊补垫之。民国八年，该会增设官医馆，办理施诊、施药事宜，上述贫苦大众诊费、药费概免。馆中一切开支由商会给付。

由于当时四川军阀混战，社会不安，求赈者日渐增加，在赈济名额限制之下，大多投告无着；董其事者亦爱莫能助，维持旧局尚感困难，只得因循处之。城中有工商户林仿钦者，于民国十二年赴渝进货中在客栈里得“十全会”募捐册一本，其序言部分，广列实例，劝人行善，皆获善报。又谓“广积金银，子孙败坏容易；多行阴鹭，世代发达不难。”“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多作好事，却能化险为夷。”等等。林仿钦读罢，颇受感动，遂即走访出簿单位负责人。此人系重庆商会附设善堂（地址在白象街）的总管，姓曹名亡，时年七十五六。当说明来意后，两人心意相投，曹鼓励林翻印募簿，从事慈善活动。林返永后，随即翻印“十全会”募簿数百本，广为散发宣传；并邀集县中热心慈善人士于小金台茶社成立“永川十全会”。该会成员有曾昆山、曾永清、孙全安、周建封、戴彩臣、蒋子湘等20名，皆系地方好善绅耆、殷实商家、社会贤达。当推曾昆山为会长，因其为前清秀才，七十余岁，田产数千挑，长子曾荫霖时任资中县知事，堪称德高望重，人人信赖。又推曾永清、林仿钦为该会具体负责人，办理常年事务。会中成员每人领簿募化，将其所募捐款交曾永清登账汇总开支。年终将收支情况列榜分别张贴于南华宫和火神庙公布，俾众知晓或查核。

15年中，捐输者甚为满意。该会举办救济事务有如下几项：

设孤老院，院址在东门街尾，有平房30间，凡年在60以上而无依无靠的鳏寡残疾男女老人皆可住入院内。常时住80余人，非常时达20

0左右，每人每月给救济金铜钱两吊，后改为银元两元。

设叫化园（又名栖流所），园址在肖家冲，凡年轻贫苦残疾而无生活来源之人皆可住入园内。常时住200余人，非常时达400人左右，每人每月给救济金铜钱1吊，后改为银元1元。

设义诊施药，在本城东南西北各街道托请可靠商号代发本会自制的痧疾丸、痢疾丸、奎宁丸、灵芝药水等常用药品，凡贫苦之人遇小病皆可前往领取；病重者可往官医馆就诊，持处方单在国济生、大昌恒药房取药，将药带至小南门猪市河坝本会所设之熬药处代熬，及时服饮，至为方便。

设施粥施衣，每年旧历三四月，即所谓青黄不接之秋，贫穷之人度日艰难，本会在小南门濂溪祠内广施稀饭，随来随吃，不取分文。施粥时间为20天。每年冬天，对孤老院、叫化园的居住者各发棉衣棉裤1套外，其在社会上穷苦老人亦可获得是项救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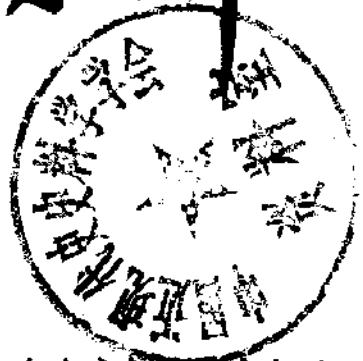
设施棺义葬，凡城中路毙，~~院因病老死者皆可通知小甲前往钟家祠堂~~领取本会所备之棺板将其装殓，埋葬于北门外之官山。小甲每埋一人，可领报酬铜元1200文，后改为银元2元。

该会成员周建时募化最热心，募款最多。曾永清老先生对会中业务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平时下乡催收认捐者之捐款；采购各办药物、大米、棉衣棉裤、棺板等事；年终前往联系药房结付施药费用，公布收支情况。如遇超支，大都由他一人垫付，过多之时方由会员摊垫。十余年中，不辞辛劳，负责到底。有人问他：“你这样劳累，还要多出善金，图的个啥？”他说：“济困扶危，心地自安；多积阴鹭，子孙昌荣嘛，人生在世还要图什么。”

民国二十七年，永川县政府将县内的永济会、恒善社、十全会等慈善团体合并成立“永川县地方救济院”，变民办的公办。十全会交出望城坡、北山两处官山地契几张、灵芝药水酒大海坛、痧急丸等药物两大包，棺板十余具完清移交手续而结束了。慈善事业官办后，永川街头随处可见乞讨叫化之人，小偷小盗现象时有发生，直到解放，才由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把他们收容安置起来。

永川文史資料

第二期
(总第七十五期)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九九六年四月十九日

省级“敬老好儿女”滕光治

高德东 12, 24

佳红炉场的专署师训班

陈东阜

省级“敬老好儿女”滕光治

高德东

永川梓潼(现在莲花)乡农村姑娘滕光治,幼年丧父,随母长大。由于母女相依为命,为婆媳及个人问题,已达晚婚年龄,尚未结婚。

1965年大跃进运动时,下村工作组住在贫农魏奇国老大娘家。她的丈夫姓高,共育有四男二女,长女已出嫁,玄女年幼;四个儿子均过结婚年龄,就是结不到她一妇。原因是魏奇国自解放前夕因跌伤,左臂关节脱臼、右足骨折,未能很好治疗,后遂转为风湿关节炎,经常复发,在疼痛中度日。她性格倔强,坚持白天捞柴煮饭、喂猪纺棉,晚上缝缝补补做些针线活路,以致病情加重。每天早上起床,手足僵硬,必用温水泡洗,或文火烘烤两三小时后,方能慢慢活动,可以做点轻微杂活。拖到1957年时,竟至手不能动,足不能立了。梳头洗脸、穿衣脱衣都得要人照护。家中尤需娶媳妇来料理,但是附近的大姑娘都知道她家有长期病人,恐得服侍;有的竟怀疑那种病会遗传,影响下一代,哪个会睁着眼睛嫁到她家去。何况解放后社会上强调“自食其力”,许多人把它扩大化,误解为不能劳动亦不能得食了。旧的伦理观念被推倒,新的尚未建立起来。许多家庭婆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常因劳动多少而闹意见。像魏大娘家那样情况,当然娶媳妇困难了。

工作组白银祥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后,便与近邻袁正德悄悄闲谈,善意引起她的同情而予以帮助。袁婆婆向她干女滕光治说:魏大娘的大儿子高中华业、人很能干勤肯,很早就想给你介绍作对象,只因她家有长期病人,兄弟姊妹又多,不便向你开口。滕说只要本人好就行了。袁引滕到魏大娘家见面后,便毅然答应了这门婚事。滕的邻居“五保户”老人陈立清婆婆对她关心地说:滕小妹,世间好人真多得很,你怎么碰上这有老病号之家呢?滕说:人人都有父母,哪个又逃得病罗;再说,家中有个老人,背她出来晒晒太阳,看看房子,谈谈世门牌不也很好吗!就这样,她不是同时女性的婆媳或劝告,做了这家的媳妇。

滕光治结婚三四月后,想到母亲年龄未过50岁,消化器官无损,仅是风湿关节病变,是可以治好恢复健康的。遂向家中成员提议今年不杀过年猪,每人不制新衣,伙食适当节约一点,大家多挣点工分,积累一点钱送母亲去医治。大家同意了她的意见,便送母亲住进了永川工农兵医院。五个月后就出院,共花了600——700元现金,全家都很高兴,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简朴而热闹春节。

春节后一月余,魏奇国的病复发了,而且比治前还严重,由半瘫痪转为全瘫痪。家中却不同意再住院治疗,反而认为前次住院治疗是错误主意,花了钱,不见效。因此,意见纷纷,几个兄弟劳动也不积极了。母亲为了缓和矛盾,便将大儿和媳分出另住。接着二儿也结了婚,根据先决条件,婚后分出另住。三儿见老人病重,包揽煎药,影响自己婚事也各要

分出居住。家中老翁婆及小妹三人难于支撑这个困难局面，舅父、表兄等一再出面劝说。经过天几夜商谈，没有结果。滕光治便站起来说，当着三叔面说，他们都不愿管这个家，我应搬回来管。我所分得的房屋、家俱，归未家婚的三四兄弟享用；今后父母的生养死葬，小妹的生活学习都由我一人负责。这个面对现实，既顺应父母又关怀了未婚兄弟的意见，解决了矛盾。

滕光治成家后，一直都勤劳，即便在怀孕期间，也从未丢过工分。现在她管了这个家，更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她起早摸黑地搞自留地，解决全家的饲料蔬菜问题。集体劳动时间，不曾缺席或迟到早退过。工间集体休息时，她忙得回家，帮助婆婆翻身或解手。有时担任特殊劳动，不克分身，病人便抱床，还得给她洗澡和洗褥垫。家中闲时搞好了，长驱给婆婆买腿腿松、三太松和可的松等有效的治风湿药。这些药可以镇痛、减轻病人痛苦。病人清醒时，时时盼着媳妇回来，有时盼望得生气，媳妇总是平心解释，感到安慰。病人昏睡时，分不清白昼黑夜，一旦醒来，便哀哀难耐，很想听到一点声音，媳妇便将年终决算分回的50多元给她买了一口自鸣钟，让她能分辨时间，有所盼头，不致无端生气。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劳动可以自由安排了，她便利用农闲赶场给人包皮蛋，收入日渐增加，便又给病人先后买回收音机和电视机，使其心情逐渐愉快起来。前几年集体劳动时，收入有限，病人胃口好，总想吃肉，在副食品采取计划供应时期，哪能如愿？媳妇和儿子凡在乡间参加宴会时，必把自己应吃的那一份肉，省着给她包了回去。原来，病人有蛔虫，因久病虚弱，不敢给她祛除；因而成天想吃这，想吃那，一不如意，像虫就要从嘴里爬出来那样难受。滕光治在赶场那天，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她想吃的东西买了回家，满足她的要求。

世人常说：“久病无孝子”。滕光治给久病婆婆洗脚洗澡，倒屎倒尿……百般顺应了23年，毫无懈怠和怨言，乡村群众，亲朋好友无不交口称赞。1988年10月，中共梓潼乡党委副书记兼妇女主任米文成将其敬老事迹呈报县里，荣获中共永川县委、永川县人民政府发给滕光治同志《“敬老好儿女”金榜奖获得者》证书。同年同月，县里又将其敬老事迹通报省里，经四川省老有所为精英奖、敬老好儿女金榜奖评选指导委员会授予滕光治同志“敬老好儿女金榜奖”荣誉称号。

其后，滕光治的病体终于1991年逝世。

住红炉场的专署师训班

陈永卓

在绵亘的英山脚下，有个极其僻静的地方，那就是永川市属的红炉场。它是当年四川省第三区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的所在地。过去这儿有丰富的

铁矿，不知多少年前有人在这儿开过炼铁厂，故名之曰红炉场。由于土地瘦薄，农作物没多大收成，兼之夹山上土匪长期为患，当地群众生活极其穷困。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不仅在前方得寸进尺地抢夺我大好河山，而在大后方用飞机滥肆骚扰轰炸。省属第三专署的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便选定这个地方开办起来。

那时三区专署属下有：永川、荣昌、铜梁、璧山、合川、江北、江津、綦江、巴县、大足、等县，各县学员，由教育科招考选送。这个训练班第一期于1940年9月开学，翌年8月结束。其后专署移往巴县县政府所在地（现重庆李家沱马王坪），又在那里于1942年至1944年办过二期、三期。

第一期的学员，年龄很不一，年轻的为15岁，最大的55岁；文化程度以高小或初中毕业为多，高中也有，极少教是大专生，有的还任过教员或自己设馆多年的私塾教师，总之大多数为失学或失业者。

这个场比之店子大一点，仅有10来间店铺。平时很冷静，即使三天赶一场，也不算闹热。由于师训班的开办，突然800多人从四面八方齐聚到这里，极闭塞的乡场，就此热闹了起来。

我是来自江津。我们县到这里来参加学习的计70余人，其它各县选送的人数有60余、70余，只有所在地的永川才是80余。

这个训练班以沈潜（之万）专员兼任班长，下设有教务处、训导处、军训大队等部门。班内以学教字法的为主，军训为辅进行综合训练。其教务方面，主任为吴哲园，曾任过福建省教育厅的视察；训导主任为任伦勋，原任过县师训所主任。所聘请的教职人员，大多为省外流亡来川的人士，有专家、教授、学者之类的人才。教材全是他们自编油印的。我在这儿学习一年，获益匪浅。在军训方面，设大队部，下分六个中队，一至五中队为男学员，六中队为女学员。大队长刘××、一中队长雷运鸿、二中队长傅光国，……他们的军籍大多为中央军校出身，其中一个熊某才是黄埔的。场内也实行军事化，编队去来，管理是很严格的，只有在下课或饭后等时间在场地的小熟天地里才准自由活动一下。尽管环境卫生勤打扫，勤检查，饭菜也够折盘碗和粗粗的豆腐块样，可是由于条件差，衣服难换洗一次（洗衣处狭小，人多无法排队）洗后又无晾处，因此多有生霉霉长虱子的。有的学员的旧灰布裤衩长期穿着，衣面上脏到不可形容的地步。

禁烟禁止吸烟，不少烟民于不能戒断其瘾，便嚼着烟。那时很难买到烟叶，大都用竹管来抽叶子烟。训导处经常收缴烟具，每次总是上百支。后来竹管烟，烟具容易暴露目标，他们想出妙计，利用去厕所的机会，把珠连的小竹管咬下来，用小刀将竹管中间的两头斜割成孔，一头装烟，一头吸，吸完放手让竹管回原状，终于瞒过训导处的检查。

我们的伙食经费来自本县拨供，班所统一经管，办得极其不好。服装

划一，每人发一套旧灰布制服，结业后还得交还。训练班初建，国家拨款有限，一切配套设施都得亲自动手，如修大操场、吃饭堂、厕所等所搭房屋材料，在没有拍杠、绳子的情况下，用爆竹撞破扭成绳子从英山上拖下来。

一次夜半，山林失火，将有燎原之势，大队部号召全体出动灭火。有的用松枝扑打，有的从很远处端水来浇；眼看火势波及一所国民学校，大家不顾自身安危，全力以赴，奋战一个多小时，才把大火扑灭。后来经检查，受伤的达百余人，不过轻伤的为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儿虽是偏僻地方，可不知何时建筑起了偌大的文、武两座大庙，高阔辉煌，只记得武庙能容下我们五个中队学员居住（六中队女学员另在一处）；文庙呢，能容下全部学员的学习室。其石径之大，一台抱尚不成圈，高大坚固，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的生活有一定规律，每日除早操外，就是学习、上操、吃饭、休息；没有星期天。本分住地、饭堂、学习地和操场各约半华里，每一环节都井然有序，好似铁桶般的，没有人敢自由去来，否则将罚禁闭。久之，也习以为常了。遇上节日，除出操外，还要搞文娱演出，因为学员来自各县，人才荟萃，搞什么玩意儿都有，如唱歌、舞蹈、说评书、打金锣、耍耍闹、马戏、京戏、表演武术、猜谜语、讲故事等等。记得1941年的春节晚会上，所唱歌曲都是有关抗日的悲壮的曲子。其中一个同学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唱到“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时，有几个东北学员，感动得大哭起来，其他沦陷区来的学员也泣不成声地哭起来。此情此景，各县同学无不为之凄然。在这悲痛的时刻，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也不断地随着高呼起来。接着有同学唱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直唱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场上情绪才转悲愤为激昂。

在结业的前三个月里，学员们分批到外地学校去实习，有的到附近国民学校，有的到大片的邮亭中心校，我和一些同学到荣昌的峰高中心校；两所中心小学，当时都是办得较好的，而且班次较多。实习完毕，听取该校担任实习学员的指导教师的意见后才离开。回到训练班再进行总结评比，然后返回各县听候分发。

时间已过去54年了，我们在红炉锻炼出来的同学尚在世的，也屈指可数了。据我所知各县的同学，在解放后仍从事教育事业的为多，只有极少数才转入其它行业。不少同学被评为先进积极分子，有的还被选送高级学校深造。总之大多数学员在人民教育事业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奉献。

2102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三期

(总第七十六期)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

夜跨鸭绿江——抗美援朝回忆片断

杨祖辛

12.80

永川菜蓝子工程的一项成果

——抱子芥(1)号儿菜的选育和推广

张学海

詹忠臣

康彪

12.130

夜跨鸭绿江——抗美援朝回忆片断

杨祖平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夜，天上没有一点星星，也没有月光；地上更没有一点灯火，漆黑一片。平平静静的鸭绿江大桥，一到天黑，桥上便喧闹起来。火车喷着粗气缓慢地向南驶去，各军兵种的汽车连成一条长龙也慢慢地向前移动，汽车两侧是全武装的志愿军战士，也都一个紧接一个的慢步前进。战士们的谈笑声，汽车的喇叭声，火车的隆隆声，汇成一股音流，压得桥下的江水，也无声地悄悄流走。

我们是“940部队”。在出发前，已经作好夜行军的准备。大约八点钟，燕、易两科长——敌工科和俘管科——来了，易科长用手电筒照照我们英文翻译组十一位同志，并告诉我们“就上这辆汽车”——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我们上车后，把被包分两排整齐地放在中间，作为座位。水壶、挂包和干粮袋放在被包上，我们都坐好了，两位科长和他们的警卫员也上了车，坐在他们的被包上。易科长对我们宣布了几条纪律，大意是：一不准抽烟暴露火光；二是未经许可，不准下车；三是敌机来了或碰到照明弹，不准慌乱，一切听指挥。然后一声“出发”令，汽车便徐徐开动了，这是我抗美援朝的开始，马上就要踏上朝鲜的国土，心情有些激动，也有点不平静啊。

鸭绿江大桥是连中朝的友谊大道。桥的北端是我国安东，为了防备敌机袭击，大部市民已经疏散，城市已变成志愿军兵营，夜间实行灯火管制。桥南端是朝鲜的新义州，已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市民早已迁走了。

过大桥上公路后，汽车在摸索前进，战士们也是摸黑前进。人多车多，相互穿插，彼此失去了联系，便都呼叫起来。“874在哪里？”“在前面！”“275在哪里？”“在后面”。“940！940！”我是940，赶快向我靠拢！虽然空中有飞机轰鸣，远处有照明弹，大家都满不在乎。忽然，传来“嘟……！嘟……！”的号音，燕科长说“空袭警报！”我们没有动，只注意听着敌机的动向。的确，有飞机向我们方向飞来，汽车停下了，嘈杂的人声没有了。不一会，就传来“解除警报”的号音，我们又继续前进。没有过多久，又有飞机来了，只投了一个照明弹便飞走了，这是一架专投照明弹的。我们的驾驶员笑着说，“这才好啊，省得我开灯看路。”在必要时，他要开小灯看路，但总是马上熄掉，以免暴露灯光。

天上的飞机总是飞来飞去，地上的汽车仍然跑来跑去。究竟跑了多少时间，到了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有人在那里指挥车辆，让车子分头向南驶去。我们在中线，便驶向中路，原来分散了的几辆车都汇合在一起了。原来步行的战士，这时也都分道前进。

我们的几位领导同志，在路边开碰头会以后，车子又前进了。易科长告诉我们说，“敌人采取封锁的办法，想切断我们的供给线，那是妄想。在通过封锁时，大家要沉住气。”

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在缓慢前进。这时，除了地上的汽车声和空中的飞机声外，人们

都不再叫喊了。驾驶员在聚精会神地“看路开车”，我在车上感到有些紧张，我说，“要是车子开下坡了，怎么办？”有人说“那就完成了任务噢”，真是，前面一辆下坡了，后面一辆便紧接前进。情况怎样，谁也不知道，前进是主要的，翻几辆车子算不了什么。

空中的照明弹一个熄了另一个又亮起来，敌机在夜空中来回飞行，时而俯冲下来，时而又升向夜空，严密地监视着地面。只要一发现目标，敌机便要连续不断地轰炸、扫射，直到它们认为目标已完全摧毁为止。所以我们的严格纪律第一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暴露目标。

没过多久，易科长告诉我“封锁区到了！”我抬头看看天上，有几个照明弹悬在夜空，敌机的轰鸣声乱成一片，分不出架次。看看地上，公路在山沟里，两侧山上好似火墙排列，我们的车子便要从火墙中间穿过去，好险啊！我有点紧张了，心里砰砰地在跳。我努力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心跳，但不行，生平第一次碰见这样情况，怎能不紧张、不心跳呢！易科长似乎知道我们的心情，安慰似地说，“大家别紧张，驾驶员有办法通过的”。

我们的车子到了照明弹有效光圈内停下了，司机打开车门，站在车外静听了一会，迅速坐回车上，打开油门，开足马力，利用敌机间隙时间冲了出去，车子暴露在有效光圈内了。敌机冲了下来，但我们的车子已冲出了圈外，机枪、火炮都打来了，但都打在路旁较远的地方。我们通过了。我的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时司机愉快地说，“我们都学会冲关（指通过封锁），大多数都是成功的了。”

“他们（指敌机，下同）回去汇报，总说他们封锁成功了的。”易科长笑笑地说，“敌人选择封锁区，一是这种地段，飞机行在两边山上洒汽油，再用机枪打燃汽油，造成火墙；一是在山口封锁；再就是在渡口、桥梁地段封锁。白天黑夜敌人都在封锁，但总封锁不了志愿军的前进道路。”我默默地思考着：我们志愿军真神啊！想着想着，我们的车子已下到坝上了。有人在说，这儿是朝鲜的支斜里。

驾驶员看看手表，快到凌晨三点了，要马上宿营。

这时，敌机的轰鸣减少了，远处的照明弹还有气无力地亮着。我们的车子开进一条山沟准备隐蔽起来，但开到山沟尽头也未找到适当地方。因为志愿军车子多，先到的都在沟里隐蔽好了，我们后到，便难找到适当地点。驾驶员又把车子开进第二条、第三条山沟，也无地隐蔽。正三点了，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因为敌机在四点便要来搜山沟、找目标，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最后，我们这辆汽车，开进公路边的一片松林地里，这里太危险啊！太危险！但这是不得已的事啊！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们只好下车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隐蔽好，又把车子严严实实地隐蔽起来，看不出一点破绽。然后，我们背着各自的被包，走出松林，看见外面还有一片只有四五尺高的小松树林，枝叶繁茂，可以隐蔽。领导告诉我们，这片小松林可不小，就就在这里休息吧。

我们一夜的紧张的夜行车，到了这时，我们都才感到饥饿与疲劳。我们吃了一点点干

粮，喝一点水，解开被包，便在小松树下睡去。

没睡多久，敌机的轰鸣声已在我们的头顶上吼叫起来，照明弹也在上空亮着，我们都被吵醒了，易科长说：“现在才四点过，敌机准时来报到了。反正我们白天不走，要来来就来吧！”我听领导说过，我们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敌人是封锁不住的。我从松枝间望上去，两架敌机，正围绕着公路边我们停车的那边松林旋转，机腹正好从我们的上面飞过，机上的号码都看得清楚，可以说用步枪都可以把它击落，但按规定后方不准打飞机，要记大过一次。怕的是暴露目标。敌机绕松林盘旋了好几转，向松林里扫射了两次，没有任何发现，便又升空而去。科长告诉我们，敌机还要来的，来多少次，或许半小时一次，不管那么多，安心休息，晚上还要行军的。我现在已经习惯敌机声音，心里并不感到可怕，只要不暴露，便可平安无事，我仍趟在小松树下，慢慢的又睡去了。

永川菜篮子工程的一项成果 ——抱子芥（2号）儿菜的选育和推广 张学海 詹忠臣 康彪

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膳食结构改变，市场需求优质多样的蔬菜产品，把永川菜篮子工程推到了重要的地位。鉴于本地属四川东部盆地地区的低山丘陵体系，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温 17.9°C ，最热均温 28°C ，最冷均温 7.2°C ，适宜芥菜类蔬菜的生长发育，有利生产栽培。而抱子芥属于十字花科芸苔属茎用芥菜，为四川特有蔬菜品种，群众善种喜吃，市场需求量急增。这种菜茎芽为主食部分，尤以儿芽肉质厚嫩鲜美，更受欢迎。其所含维生素，包括微量元素，大都同于四川芥菜，比较齐全，营养价值颇高。但这种菜的种子变异性大，若不选育提纯，发展下去，而任其退化，则无优势可用。永川对儿菜选种提纯工作是1976年重新进行的。在此之前本地也有儿菜，大都由附近县区引进，连种几年，由于种子退化原因，徒长作罢。儿起几落，直到此时才由永川市海棠园艺协会（现名永川市农业特产协会）列为专项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其后由四川省永川市学海蔬菜种苗有限公司继续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

当时，儿菜散种在县区的品种有四：一为大足邮亭儿菜，现编列为（1号）；二为古铜寨榆铁路民工带回永川在民间串种的南充儿菜，现编列为（2号）儿菜；三为原产永川临江的尖型儿菜，现编列为（3号）儿菜；四为自泸县和璧山丁家引进的儿菜，现编列为（4号）儿菜。以上四个品种确定在临江镇新集村五社张学海承包地里品试，实际田间各项数据，进行品比，择其优良品种，从而深入研究，以达稳定优质高产推广的目的。首先以南充地方儿菜为基础，在四个各别的自然生产种群中挑选优良的变异适应特性，进行单株精选，混合采种，连年对比选择，汰劣留优，提高纯度，稳定各类品种。经过几年选育，两次（1989—1990年）品比，确定抱子芥（2号）儿菜——抱子芥为优良品种。其具体数据如下：

一、抱子芥为二年生低温长日照作物，沙壤土质颇适宜；生长期为178天，处暑至白露播种育苗，大寒至清明陆续上市，雨水至春分大量上市，是春节和春季市场上的畅销蔬菜品种。

二、抱子芥（2号）儿菜株型稍矮，均株高42·55CM；株幅适度，均株幅宽95CM；侧儿数较其它3个参试品种发生多，均株27个；侧儿膨大数多，均株17·1个；膨大侧儿大而重，均重分别比其它3个参试品种高60·17%至147·94%；商品菜食茎与儿芽的比例大，占首位，为1：2·35；整个菜株外叶较少，净菜率高，为1：0·74；品种纯度高，变种仅占2·38%；因气候和病的因素，死株略高于1号、3号，与4号同为9·52%。净菜亩产4600余公斤，比其它几个品种增产27%—84%，亩产值增加399元—849元。

三、（2号）儿菜栽培要点，在适时播种后的35至45天，可选壮苗进行大田定植，最好在幼苗长出直叶2—3片时进行假植，4—5片时带土移植。定植土壤须选利水、肥沃、向阳条件，最好选取前作未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土地。定植前施足底肥。行株距为70×50CM左右，按两行作厢，亩植1800—2100株。成活后注意徒苗稳株。生长前期适度施用轻肥、水肥，待现儿芽时，在离株15CM处打小穴重施氮磷钾配合农家肥一次。整个生长期，看苗追施适量水肥4—7次。封行前结合锄草浅中耕1—2次。

抱子芥（2号）儿菜从选种、繁种、育苗的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推广。先是在临江县学海承包地里进行，随即自发地推广到社、到村、到镇，1986年遍及县内区乡，1988年推广到邻近区县，1989年起至1991年止已扩展到12个省区100多个市县。截至撰稿时（1995）止，年推广种子已达5000KG，可种植面积50万亩；基本上遍及全国，甚至日本等国也来采购试种。

1989—1990年控试调查了6个点，面积2·7亩，均株重3·08KG，收鲜菜14850KG，均亩产5500KG，售值5531元，均单价0·3725元/KG折亩值2048·5元。大大超过了同季其它蔬菜亩值。

儿菜除鲜食外，亦可加工腌制，并可包装鲜销缺菜地区，搞活流通，增加收入。

抱子芥（2号）儿菜在适宜的专业菜区和粮菜兼作区均可适度发展，满足社会需求，增加经济效益。

1992年，永川市人民政府评永川市海棠园艺协会为先进社团。

1995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评永川市农业特产协会为先进集体。

1994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四川省永川市学海蔬菜种苗有限公司将抱子芥（2号）研究成果报请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审定，认可后，于1995年发给张学海、詹忠臣、康彪为重庆市科技成果儿菜研究课题完成者证书。

12/02
永川文史資料

第四期
(总第七十七期)

政协永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三日



永川大烟販李树林

——解放前“禁政”一例

邹隐樵 邓崇仕

邱华玉事略

邹隐樵 12.28

永川大烟贩李树林 ——解放前“禁政”一例 邹隐樵 邓崇仕

1947年农历3月11日，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在璧山丁家坳破获一起汽车贩毒案。当时，山城各报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其首要份子李树林被关禁监狱后，又逃脱法网。现将其来龙去脉略述于后。

李树林亦名李永槐，小名李老九，袍哥义字嗨五排，人呼李五爷。1918年出生于永川青峰乡红沙嘴李家老院，家有祖遗插占地45挑，弟兄三人各分得15挑。他大哥李玉成在小拱桥开设烟馆，二哥李锡臣在家务农。树林年幼，言谈流利，有点鬼聪明，闲时在烟馆听差，赶集日就去街上赌场厮混过活，时常有了上顿无下顿。镇上有个好心人王树槐，见其可怜，便给他一疋布的钱作盘川，蹩跑贵州。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口头禅：“整烂就往贵州搬”，似乎跑到贵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李树林去贵州桐梓县，时年15岁，寄食同乡栗金山家（人呼南二爷）栗经营棉油业，让树林帮他搞推销业务。县城横街有一孀妇邓××家道富裕，开一小烟铺兼卖杂货。树林赶集往来，必往歇息。由是彼此都了解了身世性情等状况，孀妇欲委以终身。这门亲事，经南二爷的撮合和帮助，终于成就了。

婚后，邓将多年储蓄的硬洋五百多元给树林去省城做生意。树林去到贵阳，在灯红酒绿引诱下，神不守舍，操漂亮，挥金如土，不到一年工夫，把本钱搞个一干二净，只是凭其金钱魔力，搞到一个小老婆，年仅十七八岁，名蒋小红（原姓向，过继蒋家）。大老婆不甘吃醋，大发雷霆，弄得树林啼笑不得，多亏南二爷费尽唇舌，从中转圜，事才搁平。树林在贵阳结识一伙烟朋友，他们到重庆销售鸦片时，都找他伴行，因而重庆的舵把子如和平路的汪栋臣、沙坪坝的杨××，他都熟识，舵把子们在大梁子开有一家“红”茶社，内摆20多张茶桌，甚为热闹。宾客满座，但全是青一色的烟贩子。